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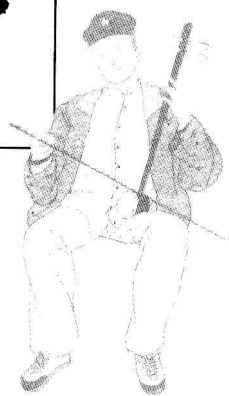
●王 勇 著

濱城往事



濱城往事

● 王勇 著



大連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王勇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滨城往事 / 王勇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505-0215-4

I. ①滨… II. ①王… III. ①大连市—地方
史—史料—1965~1968 IV. ①K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745 号

出 版 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张 波
责任编辑:李 莹
封面设计:曹 艺
插 图:王天用
版式设计:张 波
责任校对:杨 琳 尚 杰
责任印制: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442 / 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http://www.dl-press.com>
[e-mail:cbs@dl.gov.cn](mailto:cbs@dl.gov.cn)
印 刷 者: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印 张:17.5
字 数:27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0215-4
定 价:32.00 元



写在前面

谨将这些文字献给生我养我的这座海滨小城——大连，献给我已逝的父亲、健在的母亲和亲人们，献给我的那些从小至今还保持着深厚友谊的同学们以及与我同龄和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们，同时要把它献给那些爱我的人和我深爱的人们。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这座城市的建市历史很短很短，在祖国的版图上这座城市又是很小很小。她的建市历史不过百年，她的面积不过万余平方公里。她的历史虽然短，她的面积也不大，但是这片热土却养育了这座城市成千上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这里的人民书写着历史，改变着历史，创造着历史，使这座城市犹如璀璨的明珠，在渤海之滨熠熠发光。

我爱这座城市，我为生长在这座城市而自豪。她没有江南小城的妩媚妖娆，也没有北国古都的浑厚雄放；她缺少秦砖汉瓦，也鲜见唐标宋斧。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座城市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甲午海战炮声隆隆，大连湾外敌舰云集；日俄战争强盗相争，饿狗撕咬在黄金山上；旅顺口四天三夜大屠杀，万人坑白骨累累矢志永难忘；更有四十年殖民统治，同胞们饱受欺凌和奴役。这一切昭示着人们，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亡国。面对侵略者带血的刺刀，滨城儿女不甘屈服奋起反抗。铁匠的大锤猛然挥起，理发师的利斧奋力劈下，抗日放火团的熊熊烈火啊，烧得侵略者心惊胆战，鬼哭狼嚎！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他们热情大方，慷慨好客，同时又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勇于献身，敢于担当。在敌人的监狱里，站在绞刑架下，他们是那样的从容不迫，睥睨仇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小鼻子”，你们从这里滚出去！

俱往矣，在浸透着无数志士仁人鲜血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的这座城市历经风雨，茁壮成长。城市长高了，变美了；人民富足了，舒心了。面对此情此景，我怎么会不爱这座城市，怎么会不为她感到自豪呢？我深深地爱着这座城市，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为她欢呼为她



歌唱,为她祝福为她祈祷,我愿为她献出我的所有。饱含着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爱,我不揣浅陋,写下我所了解的大连,写下我在这座城市里的经历,把它呈献给这座城市,以表我对这座城市的赤子之心。

看过我写的这些文字之后,可能有的人说是小说,有的人说是故事,还有的人说是传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觉得是什么体裁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所写的内容是不是动人,让人从中受益。我要做的只是对我们这些同龄人所走过的道路的一个回忆,不是小说也不是故事,更不敢妄称文学,因此我只能称之为文字,一种对个人生活经历的记载。里面的人和事大多都是在我身边发生过的真人真事,读者如果对号入座,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是好是坏都不要惊喜或愤怒,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给鄙人以多多的包涵,我在此给您鞠躬了,谢谢。这里出现的人物包括我们的主人公王江东在内都是生活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你的身边。他们没有显贵的出身,传奇的经历,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中的一员。他们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也没有像“李杜”一样留下流传千古的壮美诗篇,但是他们作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平凡小事,可能会让你在饭后茶余,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安慰了。

至于这篇文字的名字,我也想了几个,名不正则言不顺嘛,总得起个差不多的名字,就如父母生下孩子都想要起个响亮、吉利的名字,要翻字典、查古书甚至花钱请高人起个好名字一样。叫黑白人生吧,有点像警匪片的名字,好像有人用过;叫灰色人生吧,显得过于消极,与主人公的生活轨迹不够协调;叫斑斓人生倒不错,不过觉得有点乱,让人眼花缭乱。绞尽脑汁,总不满意,忽然想到叫百味人生还倒挺好,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它将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凝聚其中,但是唯其喜欢又怕不能把有些东西很好地表达出来,以至于辱没了这个名字,故不敢用。后来一想文章的名字不就和人名一样吗,无非是个代号而已,不用太费心思了,在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下,脑海里蹦出了这样几个字:滨城往事。好坏就它了,因为比较切合文中的内容。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已经走过了一大半,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留下的足迹,酸甜苦辣,感慨万千。我打开窗户,外面传来了曾经风靡一时、催人泪下的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主题歌: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
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
过去未来共斟酌
过去未来共斟酌

在飘荡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过去的岁月像潮水一样向我们慢慢涌来,把我们的回忆带回到了那个苦涩、迷茫、探索、奋斗的年代,我们所经历过的很多事情和人物在我们面前不断闪现,有的已经模糊不清了,有的却还是那样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啊,这就是生活,这个让我们既憎恶又感激的生活,既带给我们痛苦又带给我们欢乐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主人公王江东所经历过的生活吧。



第一章

我们的主人公王江东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家庭,他呱呱落地的地方是铁路医院,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欧式建筑,那个时候铁路职工和家属看病都到这个医院。因为这里设备好医术高,铁路职工看病全部免费,铁路家属前去看病只收半价,因此,仅凭这一点就很让非铁路上的“地方人”羡慕,铁路职工和家属们也颇以此为自豪。后来这个医院渐渐衰败了,现在已划归地方了。

王江东的中学是在铁路中学度过的,那个学校好像是俄式建筑,有着尖尖的屋顶。“文化大革命”以前只招收铁路职工的子女,教学质量相当不错,起码相当于现在的小重点中学。那时大概除了重点高中二十四中和二十高中就属铁中了,王江东的哥哥就是在这所学校刚刚念了一年,就下乡到了辽西北票,插队落户当知青了。“文革”中实行就近上学,不分什么铁路不铁路的,造船厂的、渔轮厂的、海港的等等这些孩子,都到了这所学校。再到后来,这所学校搬迁到了沙河口区的万岁街,也像铁路医院一样划归地方所有了。学校虽然还在市内,交通也方便,学校建得也很好,可是王江东和他的那些同学们却一次也没回到母校去看看。这座曾经承载着他们许多梦想的校园,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就好像花儿离开了泥土,没有了曾经熟悉的街道、校园、教室、操场和带给他们无限欢乐的小五楼,更没有了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了。没有了这些,也就使他们失去了重回母校看看的动力,也就是说已经改头换面的铁中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王江东的家以前在岭前是两间平房,那是他父亲单位分的,在那个年代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是他们后来却搬了家,搬到了胜利桥北自然博物馆附近条件不太好的房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其中有个原因,王江东家住的地方地势较高,要爬一段坡路,遇到下雪天路滑难走。



王江东的母亲那时在饭店工作下班晚,有时抱着王江东的妹妹,上坡下岗的一不小心就摔跤。有一次因为雪后路滑竟把两个膝盖都摔破了,所幸孩子却被紧紧抱在怀里没有受伤。这还不算,要命的是在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医院的太平间和一个棺材铺(那时虽然提倡火葬但并未完全禁绝土葬)。晚上冷风阵阵,纸钱飞扬,棺材横地,灯光昏暗,猛然间不禁让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别说是个女人,就是个大小伙子走到那里也是提心吊胆。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一天,王江东的母亲宗翠花对男人说,修远,赶紧换房,这个不是人住的地方坚决不能住了,就是换个狗窝羊圈也不在这住了。王江东的父亲名叫王修远,他的父亲在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大概是受了屈原《离骚》里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影响。这时王修远正在吃饭,他原本没太在意这件事,男人都比较粗心。现在看到女人如此坚决,便表态道,你在饭店干活接触人多,你就张罗着办吧,只要你看好就行。换房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剩下的就是找谁帮忙换,换到哪里去,换个什么样的房子。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王江东的母亲宗翠花干活的饭店旁边正好有房产的一个维修点,那里的工人中午的时候经常到这个饭店吃饭。这家饭店是个馄饨馆,主要卖馄饨、叉子火勺。饭店坐落在大连繁华的青泥洼桥商业街上,东面是大连市场(后改名为大连商场,简称大商),北面是工人文化宫。那时的饭店很少,一到中午逛完商场去饭店吃饭的人特别多,那些本地人和外地人混杂在一起把饭店塞得满满的,排队开票的、排队取饭的队伍一直都排到饭店外面,每张饭桌前都站着好几个等待座位的人,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缩影。物资匮乏,食品短缺,人们不惜排上长长的队伍以求能够吃上一顿美餐,尽管现在看来那顿午饭实在是称不上是美餐,但是在那个年代确实是难得一饱口福。

宗翠花虽然没有上过学,可是她脑子好使,手脚利索,那个大胖子陈主任就叫她在窗口发饭,把先前站窗口经常出差错的汤姐换了下来。汤姐对此很是不忿,经常在底下嘀嘀咕咕,时间长了这话就慢慢传到了宗翠花的耳朵里。那宗翠花心直口快,哪里能咽下这口气,她找到胖陈主任,把两只套袖拽下来摔到桌子上,对主任说,赶快换人,我不干了!一天到晚累得要死,还有人说三道四的图个什么,你以为我愿意干啊,



真是的。说实话那窗口的活确实不好干,手头要快,脑子要快,算账要快,你一慢队伍就要排得更长。买饭的人里面什么人都有,有时候为少一口馄饨汤、火勺小一点而时常发生争吵。一吵就乱了套,一乱了套那生意还有个做吗?因此窗口虽小,责任重大。把窗口的人不仅动作要快,还要能压住茬,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出现了什么情况,也不管你是来软的还是来硬的,都要能够把事摆平,这才是本事。显然汤姐没有这个本事,而宗翠花却有,主任深知这一点。他了解完情况后对宗翠花说,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其他的事你不要管。说罢胖主任晃动着肥胖的身躯,走到正在包馄饨的汤姐身后,操着他那浓重的山东腔说道,小汤子,你怎么彪乎乎的(大连方言,傻乎乎之意),俺看你是大喜他妈吃面——心里没数啊。大伙你们(你念成喃)说说,她小汤子能赶得上宗翠花吗?我告诉你小汤子,你再乱嚼舌头就给我刷碗去。胖子陈主任是军人出身,山东人,心眼挺好使,山东腔大嗓门,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粗暴。他这边哈虎(大连方言,训斥之意)完了小汤子没事走了,那边的小汤子脸上却挂不住了,哭哭啼啼起来。众人好一顿劝,都说,这个胖子说话是有口无心,说完就忘,你别往心里去。她这一闹,宗翠花觉得很不得劲,心里怪别扭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想和汤姐解释一下,又不知怎么开口。

这事过去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汤姐改变了对宗翠花的看法,俩人后来竟成了好朋友。其实事情很简单,有一天汤姐端着一大摞碗碟,正从餐厅往后厨走,宗翠花此时正蹲在昏暗的走廊里收拾着什么,汤姐光顾着急急忙忙地往后厨走,就没有注意地上还蹲着个人,结果撞到了蹲在地上的宗翠花。汤姐手一松,只听“哗啦”一声响,一大摞碗碟掉到了地上,摔了个稀里哗啦,没有一个囫圇的。在后厨的胖主任听到响声,蹭地一下窜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汤姐这时吓坏了,心想这下倒血霉了,本来领导就不待见她,这回不被骂个狗血喷头才怪呢。果不然胖主任一看满地的碎碗盘,再看站在一旁失魂落魄的汤姐,心里便明白了。他冲着汤姐吼道,你干的什么活,你这个败家的。汤姐此时吓得呜呜直哭,这时宗翠花对胖主任道,陈主任,这事不怪汤姐,是我碰着她了才摔了碗盘,都是我的错。胖主任开始不相信,他狐疑地问宗翠花道,真是你碰的?宗翠花道,主任,真是我碰的,你就别批



评汤姐了。胖主任见宗翠花坚持说是她的责任,也就没有深究,对她俩道,算了,算了,以后都注意点,赶快收拾收拾吧。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汤姐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终于放了下来,她擦了擦眼泪对宗翠花道,大妹子,姐今天啥也不说了,以后你就是我亲妹妹。宗翠花道,咱姐俩不说这些客套话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吧。通过这件事情,汤姐对宗翠花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闲来无事就围着宗翠花转悠。汤姐会剪裁做衣服,逢年过节她不是给宗翠花做上件新衣服,就是给那几个孩子做,弄得宗翠花挺过意不去的。

其实汤姐这人也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最主要的原因是她不站窗口了,有些事办起来就不是那么方便了。窗口能办什么事呢?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窗口的道道就在于,紧紧握住盛馄饨的勺子,遇到熟人,什么亲朋好友、远亲近邻、七大姑八大姨的,只要进了这个店就能得到照顾,碗里的馄饨就要比别人多那么一两个,也仅限于此,关系再好也不敢再多给了;碗里的汤倒是可以随了随添,让你美美地喝个够。这就是一种特权,一种小得不能再小的权利。现在汤姐的这种权利丧失了,被剥夺了,利益受到了损害,她能不生气上火吗?宗翠花刚到窗口对这里的门道并不清楚,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的也就看明白了。

宗翠花与房产维修点的几个师傅们相熟,就是靠的窗口这个便利条件。由于维修点的师傅们经常中午过来吃饭,一来二去的就混了个脸熟,宗翠花有时或多或少的给他们一些照顾。这天中午趁着买饭的机会,宗翠花就对那几个师傅说道,我想换换房子,你们哥几个能不能帮帮忙?里面有个年近五十、一脸憨相的原师傅接过话茬说,你真的想换房子?你算找对人了,我手里正好有个主儿要换房,等下午过了饭口你不忙了我过来找你,咱们详细谈谈,宗翠花连忙答应。老原走后宗翠花心中一阵窃喜,莫非老天开眼,换房的事有门。想到再也不用爬高坡,夜过太平间了,宗翠花充满了期待。

下午两点刚过,老原就过来了。正好是饭店歇点时间,天气挺热的,宗翠花就和老原在饭店后门的门口,坐在小凳子上聊开了。宗翠花把手里大茶缸子里的茶水倒了一碗递给老原道,这是我们家老王朋友送的龙井,我平时也不怎么舍得喝,今天招待招待你,刚冲的尝一尝。



老原嘿嘿一笑,接过大碗,对宗翠花说,那你就把你家房子的情况、想换什么样的叨咕叨咕,咱看看行不行。宗翠花就一五一十地把他们家的住房情况以及为什么要换房子讲了一遍,老原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听,等宗翠花讲完了,老原把碗放下,摇了摇头。宗翠花一见急了,冲着老原嚷嚷道,你怎么回事啊你,有话讲话,你摇什么头啊你,你不说你手里有个主儿要换房吗?老原叹口气,唉,大妹子,你别着急啊,知道你是个实在人,所以我不能熊(大连方言,欺骗的意思)你。我手里是有个主儿要换房这不假,可他那个条件哪能赶上你们家的,差老鼻子了,老哥我是怕你吃亏啊,算了算了,今天不说了,赶明个儿遇到合适的俺再帮你换,说着老原站起身来就要走。你坐下,别急着走啊你,宗翠花扯着老原的衣袖让他又坐了回去。换不换成先不说,你把那主儿的房子什么样讲给我听听,只要差不多吃点亏就吃点亏吧,我在那里是住磕了(大连方言,够了的意思)。老原听宗翠花这样讲,便道,那俺就讲了,不过俺有言在先,俺还是劝你不要换,假设换了之后你可别后悔,更不要埋怨俺啊。你就放一百个心吧,难不成给人当媒婆,那两口子生不出孩子还要管啊?你可真是个小心眼,你就痛痛快快地讲吧。好,那俺就叨咕叨咕。宗翠花往老原碗里又续满了茶水,老原边喝边把那房子的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一番。

等听完老原的介绍,宗翠花也基本听明白了,怪不得人家老原不愿意管这事,那主的条件还真就是不咋地。那么究竟是个啥条件,惹得老原这个热心肠的人都不愿意管呢?先说说地角,因为换房子地角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起码要方便工作、方便生活。那房子的地角在大连火车站北边,也叫胜利桥北,离自然博物馆不远,单从距离上看,两个房子离宗翠花上班的地方差不多远,但是到岭前可以坐到老虎滩的电车,花上四分钱就可以了,而到火车站后边的自然博物馆附近却没有公交车可坐,你有钱都没处花,只能靠两条腿走了,大约要走半个小时,抱着个孩子要走这么远的路,再遇上阴天下雨、扬风飘雪的确实是个问题,交通不够方便,这是其一;其二是房子本身的条件不好。宗翠花现在住的房子共有两间住屋和一个厨房,面积大约能有五六十平方米,独门独户的,又是铁路的房子,维修保养都很到位,而桥北火车站后边的房子却只有一间住屋,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这是一座二层的旧日本房,楼下



住了三家,楼上住了四家,总共七户人家。这七家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楼下三家共用一个厨房,连个煤气都没有。

此时,宗翠花举着手里的大茶缸子半天没动也没吭声,整个人像呆了一样,然而她的心里却犹如一锅开水在不断地翻腾。换还是不换?换吧,条件太差吃亏太多,不换吧,她也实在是打怵爬那个陡坡走那个夜路,特别是有一次晚上漆黑一片,她低着头抱着孩子低一脚高一脚的险些撞到停在棺材铺外边的一个大黑棺材上,当时吓得她是魂飞魄散,哇地大叫一声,差点把孩子扔出去。想起这些,宗翠花咕嘟喝了一大口茶水说道,得了老原,什么都别说了,只要能赶快离开那个鬼地方,什么赔不赔、亏不亏的我都认了,你赶紧找那人定个时间互相看看房子,差不多就早点换了吧,别磨磨叽叽的。老原看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便也不再说什么,答应道,我今晚就去找那人商量商量,说罢便各自回去干活去了。

宗翠花晚上回家后,把白天见到老原托他换房子的事和男人讲了一遍,王修远听了后说,条件是差点,不过哪有十全十美的,总得舍一头,只要你看好了就行。男人的理解和安慰让宗翠花的心里好受了许多。两人熄灯睡觉,一夜无话。

老原还真是个办事的人,办事认真效率又高,从联系那人到互相看房再到双方约定好日子同一天搬家,前后也就十几天时间全部搞定。王修远则要办理房证过户、户口迁移、孩子转学等等乱七八糟的事,好在都挺顺利。搬家的那天是个星期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王修远雇了一辆大马车,早早就来了。家里那些东西已经在前一天收拾好了,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两口大箱子,一个旧衣柜,剩下就是些锅碗瓢盆什么的,也没几样值钱的物件。

王修远夫妻俩都是苦命人,王修远是辽宁鞍山人,十四岁时做小买卖的父亲就因病故去了,母亲精神有些毛病,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家里事也指望不上她。王修远兄妹三人,他是老大,为了养家糊口,年少的王修远便放弃了心爱的学业,抛弃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梦想,走出家门,来到铁路上当童工,几年后当上了铁路员工。宗翠花的命运更糟糕,她虽说是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可是她父亲那支是偏支,在家中受气,更为不幸的是宗翠花三岁的时候,她的生母才二十几岁就病逝了。后来宗翠花的父亲找了后老婆,这个后老婆进门时还带着两



个孩子,后娘对宗翠花经常打骂,让她干活看孩子,小孩稍有动静宗翠花就要挨后娘的打。好在老天开眼,在宗翠花十几岁时,那个恶后娘突然得了暴病一命呜呼见上帝去了,这时宗翠花乐得一蹦老高,流着眼泪在院子里面跑着喊着,再也没有人打我了!再也没有人打我了!让人听了心里酸溜溜的。后来经人介绍,王修远与宗翠花见了面,再后来两个苦命人就结了婚。婚后由于工作的原因王修远搬了好几次家,瓦房店、普兰店等地都待过,最后来到了大连。其间王修远的弟弟王修方参加工作到了西安,妹妹王修玉因为还小就和母亲留在了老家鞍山,和姑姑住前后院,王修远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给母亲和妹妹做生活费用。其实王修远的父亲去世时,家里还有点薄薄的家底,毕竟是做小买卖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但是那时他们兄妹年龄都小,母亲精神又不好,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姑姑说了算。等到王修远到了结婚的年龄才想起来父亲好像还留下了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再回去找这些东西哪里还有踪影,仅剩下了一对上辈留下的花瓶。

那时因为家里穷,没什么家底,现在搬家时倒省了不少劲。不过有一样东西却让王修远和宗翠花格外的重视,那就是这一对花瓶。那是王修远父亲留下的遗物,其实也算不上是古董,上面是人物、风景、小船、河流等,保存得很好。“文革”初期,王江东的哥哥王继行曾用毯子包着一个花瓶送到当时位于天津街的文物店找老师傅鉴定过。那天是个下午,文物店里冷冷清清的没有顾客,一个戴着花镜的老师傅正在那里闲得无事,胡乱翻着报纸,这时一看来了顾客,那老师傅顿时来了精神。他先上上下下看了个仔细,又拿出放大镜对着花瓶细细地看了好一会儿。老师傅放下手里的花瓶告诉王继行,小伙子,这是清末民初的东西,你如果想卖可以卖到七十元,不过你告诉你们家大人,如果不急等着用钱就留着吧,等过了这段乱哄哄的日子,这东西是一定会升值的,退一万步讲最差最差在家里当个摆设也很大气的。

王继行听说是清末民初的东西还不太死心,便小心地问老师傅,不会是明朝的或者是哪朝官窑出的东西?老师傅哧的一声笑了出来道,小伙子还挺贪心啊,你们家要是明朝官窑的瓷器可就发大财了,那卖的价钱能吓死你,放心吧小伙子,我干这一行快一辈子了,不会走眼的。王继行这回是真的傻眼了,看来老王家是没有发财的命啊。不过他还



是对老师傅表示了感谢,老师傅,干你们这行的太厉害了,简直是火眼金睛,有时又让人觉得神神秘秘的。老师傅说,古董鉴定外人看来觉得挺神秘,其实并不神秘,今天没事我就跟你多唠叨几句。咱们国家的陶瓷制作,历史悠久,窑口众多,产量庞大,除了历代流传下来大量的传世品,地下出土文物也很丰富。但是,历史上某些人出于某种动机,制作了大量陶瓷复制品,真真假假,鱼目混珠。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研究陶瓷的演变规律,所以,便需要对它的制作年代和真伪及其艺术水准进行鉴别,这就叫作古陶瓷鉴定。许多人将鉴定古陶瓷看成是十分神秘和高不可攀的学问,甚至故弄玄虚。单说青花瓷器它与其他类别瓷器鉴定大多有相通之处,主要也是从瓷器的造型、胎釉、纹饰、青料发色、制作工艺、款识等六个方面入手。什么样瓷器风格,出现在什么朝代,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以观察青花色料变化和纹饰画风(用笔、构图、题材内容等)以及制作工艺特点是鉴定的最重要因素。有的东西要经过多方面综合观察,也有的则单从某一方面就可以一锤定音而确定真假,这主要是指在要害部位和关键特征方面。凡有志于钻研这门学问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学习,认真实践,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有意识地对各种真品和伪作进行分析比较,搞清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窑口的风格,各种复制品与作伪的表现,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观察、分析、比较,掌握其演变规律,就可逐步地获得鉴定的入门知识,因此,古陶瓷鉴定是能够学会的。比方说吧: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头几次可能要有人领着走才不会迷路,多走几次后就不用人领着走了,再多走几次大概闭着眼也能走到了。还有如果某个人你仅见过一面,时间长了不见,可能就记不住了。但如果你经常见到这个人,就会对他留有较深的印象,以后即使相隔一段时间再见面,仍能够认出他是谁。这是什么道理呢?主要原因在于以前经常见,有了一定的认识程度,记住了某些特征,这和鉴定陶瓷是相同的道理。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窑口所生产的陶瓷的原料、火候、造型、纹饰都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对于某个时代、某个窑口生产的陶瓷看得比较多了,有了一定的认识,总结出了一些特征,掌握了演变规律,当我们再见到这个时代、这个窑口生产的陶瓷器时,往往就能够识别它。因此,陶瓷鉴定是可以学会的,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关键在于多看,多接触,多实践,从把握历代陶瓷的典型风貌和基本特征



着手,作规律性的认识,再加上运用现代科学测试手段,这样就能获得陶瓷鉴定的真知灼见。但是,真正精通陶瓷鉴定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国自古至今,流传下来和出土的陶瓷器不计其数,时代不同,陶瓷的风格面貌也就不同,即使在相同的时代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窑口,制作的风格面貌也有所不同。何况古陶瓷器自有经济价值以来,就不断有人仿造,使尽各种方法来蒙骗人,所以,从数量众多的古陶瓷器中,鉴定出某件产品的年代、窑口、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不那么容易了。它除了需要专门知识外,还要丰富的历史、文学、艺术、理化等方面的知识,从这一点上来说,古陶瓷鉴定又是一项比较复杂,难度较大的学问。你们家这对瓷瓶虽然不很值钱,但我可以保证它是绝对的真品,虽然不是珍品,但绝不是赝品。听完老师傅的这番话,王继行没有卖掉瓷瓶,又把它抱回了家里。

王修远留着这对花瓶其实就是留着对那早逝的父亲的一个念想儿,他们夫妻俩私底下曾说过,等咱们老了,就把这对花瓶传给儿子吧。当时没有说传给哪个儿子,后来在搬家时,因为老大王继行刚从外地调入大连与父母住在一起,他们老两口与老大商量了一下,都同意把这对花瓶传给老二王江东,这对花瓶大概就是王家的传家宝,也是唯一值钱的东西了。不过家中虽然值钱的东西不多,旧书倒是不少,足足捆了五大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都有。王修远其实只是小学毕业,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可是你不能因此就说他读书不多。

王修远平生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闲来看书,唐诗宋词、四大名著、野史传奇无不涉猎。因为业务过硬领导也曾有意培养他,无奈王修远这人为人耿直,不会来事,还好给领导提个意见什么的,因此纵然他是满腹经纶却难得领导重用。好在他生性豁达,与世无争,错过几次升职的机会也没往心里去。平日里就为王修远买书看书的事,宗翠花没少唠叨,嫌他不干家务就知看书,你整天看那破书能当饭吃啊!这是经常挂在宗翠花嘴上的口头语,每逢这个时候,自知理亏的王修远嘿嘿一笑,不理不睬的这事也就过去了,该看书的还是看书,该做饭的还是照样做饭,日子也就一天一天地这么过着。



王修远平生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闲来看书，唐诗宋词、四大名著、野史传奇无不涉猎。



王修远读了不知多少书,没用在仕途升迁上,倒用在了给孩子起名上。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相差四岁,老小是丫头,与老大相差十岁,他们的名字依次是王继行、王江东、王继言。王江东对父亲给他们起的名字一直抱有一种好奇心,为什么兄妹三人不犯一个字?每个人名字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他苦苦思索了好多年。小的时候也问过父亲,为什么我的名字和他们不一样,里面没有“继”字?我们的名字有什么讲究吗?每到这个时候父亲不是笑而不答,就是说,去,等你长大了,多读书就自然而然地知道了。你还别说,父亲的话还真有道理,等到王江东上了中学后他先悟出了自己名字的出处和含义,当然只是他的理解并未向父亲去求证。他是在读了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后受到了启发,莫非父亲在这里面寄予了自己的某种想法?豪放派的领袖苏东坡赞美欣赏那风流倜傥、豪迈雄武的周公瑾,婉约派的魁首李清照对宁死不屈的西楚霸王项羽推崇备至,王修远大概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具有周郎的才干,项羽的气节吧。有些事情好像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一样,王江东长大后虽无周郎之才,其耿直倔强、不谙变通却颇似项羽,为此日后吃了大亏,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至于知道了兄妹名字的出处,那也是在好多年后。一次王江东看了一篇介绍毛泽东及家人的文章,其中提到毛泽东给他的两个女儿取名字的故事,毛泽东分别给两个女儿取的名字为“敏”和“讷”,取自孔子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看到这里王江东豁然开朗,不禁击案叫好:高,实在是高,原来兄妹的名字竟然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孩子的名字一样,也暗含在孔老夫子的这句话里,王江东不禁对父亲的才学和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让王江东还稍有困惑的是父亲给兄妹起名字的时候知道不知道毛主席两个女儿的名字,他想父亲应该不知道,完全是缘于一种巧合吧。对于为什么自己的名字没有和兄妹的名字犯一个字,王江东想不明白也不想想了,估摸着可能是和父亲当时的心境、情绪之类的东西有关吧。

说话间一家人忙忙叨叨地往车上搬着东西,小哥俩也不闲着一趟一趟地忙活,妹妹继言张着两只小手里外跑着喊着,我们要住新家了,邻居们也出来帮忙,好在东西不多,一会儿就装好了车。全家人上了马车,王修远与宗翠花边挥手边说道,大伙有空来玩啊,与众邻居们告别,